



NINETEEN
MENTAL
DISORDERS

陈敬 / 著

19个精神病

长江出版社
群群文化



19个 精神病

◎ 陈敬 /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19个精神病 / 陈敬 著.

—武汉:长江出版社, 2016.11

ISBN 978-7-5492-4745-5

I. ①1… II. ①陈…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88012号

本书由陈敬委托天津漫娱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正式授权长江出版社, 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出版中文简体版本, 并取得其他衍生授权。未经书面同意, 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载和使用。

19个精神病 / 陈敬 著

- | | |
|------|---|
| 出 版 | 长江出版社
(武汉市解放大道1863号 邮政编码: 430010) |
| 出 品 | 漫娱文化
(湖北省武汉市积玉桥万达写字楼11号楼19层 邮政编码: 430060) |
| 出版人 | 赵 冕 |
| 选题策划 | 漫娱文化图书 |
| 市场发行 | 长江出版社发行部 |
| 网 址 | http://www.cjpress.com.cn |
| 责任编辑 | 陈 辉 |
| 装帧设计 | 张 晗 |
| 印 刷 | 深圳市福圣印刷有限公司 |
| 版 次 | 2016年11月第1版 |
| 印 次 | 2016年12月第1次印刷 |
| 开 本 | 787mm×1092mm 特规1/32 |
| 印 张 | 8.75 |
| 字 数 | 240千字 |
| 书 号 | ISBN 978-7-5492-4745-5 |
| 定 价 | 30.00元 |
-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如有质量问题, 请联系本社退换。

电话: 027-82927763(总编室) 027-82926806(市场营销部)



序

607 监狱附属医院是我取材过最压抑的地方，它超过之前我所知的任何一座监狱或任何一座精神病院，理由也非常简单：

监狱里关着的家伙一般反社会，精神病院里那些一般反人类——而这鬼地方里的那些稀奇古怪的疯子，都既反人类又反社会。

所以我不得不在整理他们的口述时尽可能用一些艺术化的笔触，我非这样做不可。

毕竟我得说服自己：我只是个闲得无聊的自由撰稿人，纯粹出于兴趣才来收集这些听起来匪夷所思的经历然后博君一笑。它们只是我自编自导的故事，仅此而已。

它们都不是真的。

真的。



目录 CONTENTS

序

档案编号 001	人海中的莫比乌斯	001
档案编号 002	残酷的玛利亚	013
档案编号 003	The dead are always lonely	025
档案编号 004	美丽的坏苹果	041
档案编号 005	百年孤独	053
档案编号 006	冥冥中的上帝	065
档案编号 007	第五元素	075
档案编号 008	寂灭倒计时	088
档案编号 009	失乐园中的绘虫者	100
档案编号 010	“候鸟”	112
档案编号 011	指引羔羊的权杖	124
档案编号 012	三贤人	140
档案编号 013	蝼蚁之巢	156
档案编号 014	永生	174
档案编号 015	原罪	193
档案编号 016	时光窃贼	207
档案编号 017	冰山上的来客	221
档案编号 018	自我竞争	239
档案编号 ???	记忆错构	253

人海中的莫比乌斯

档案编号: 001

姓 名: 黄之望

性 别: 男

罪 名: 贩卖人口(嫌疑), 谋杀(嫌疑)

疑似症状: 妄想, 狂躁, 轻度癫痫

备 注: 情绪起伏较大, 注意看护



我在把玩一张小纸条, 桌子对面, 黄先生正一脸兴奋地盯着我。

“虽然很简单, 不过是很神奇的东西吧?”

他兴奋地说, 脸上痉挛似的表情显得更加疯狂了。

“这才是我们世界的本质啊! 简单却自治的模型, 多么美!”

盯着原本平平无奇的纸带, 这一点我倒是不得不承认。

“简单而自治……吗?”



黄先生是一位建筑设计师, 蜚声海内全球知名, 在业界是极为受人景仰的。

啊, 我的意思是, 在锒铛入狱前, 他“曾经”是。

这也是我在 607 监狱附属医院内第一个挑中他作为取材对象的原

因，社会影响力越大，新闻效果肯定越好。

但当我真的见到他本人，却不禁怀疑起了自己的判断。

在所有被收治的患者中，我没想到他会是最像疯子的一个。

这和我原本的判断恰恰相反。

我才坐定，他就急切地抬起眼盯着我，强迫症似的吓人。

“哈哈！你果然来了！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

看他大笑的模样，我情不自禁地往椅子靠背缩了缩，额头上有点汗。

“这个……何以见得？”

然后他就把那张不知在手里折腾过多久破纸条，从桌上扔给了我。

“因为我早就见过你啊——在背面已经发生过的事情总会来到正面的，就好像一笔画。如此简单的事，为什么不可以‘见得’？”

虽然我知道和疯子打交道会很困难，但真的没想到，第一个就如此困难，几乎要让我对以后的计划打退堂鼓。

“请……具体地说一下？”

无论如何我还是摊开了笔记本，总之先记下再说吧。

“有什么好记的？只要仔细看我给你东西，这种简单的事情，任何人——甚至包括你，都可以做到啊！”

黄先生笑得更大声了，在他灼灼目光的注视下，我不得不放下笔，专心观察起了这张看似平平无奇的小纸条。

真的是很平平无奇啊，不过是一张普通的纸条，首尾粘接在一起罢了，小孩子的手工都不止做得这么简单。

只不过是在粘接的时候，调换了其中一个方向的正反而已。

所以我很快就意识到，这是一个“莫比乌斯环”。



莫比乌斯环。

公元 1858 年，德国数学家莫比乌斯和约翰·李斯丁发现，把一张纸条扭转 180 度后，两头再粘接起来做成的纸带圈，具有魔术般的性质。普通纸条具有两个面，即双侧曲面，一个正面，一个反面，两个面可以涂成不同的颜色；而这样的纸条只有一个单侧曲面，一只小虫可以爬遍整个曲面而不必跨过它的‘边缘’，这就是“莫比乌斯环”。

“很有趣，所以？”我知道它是什么，但无法理解黄先生之前的疯言疯语。

我非常确信，自己和他第一次见面，他不可能见过我——就算我的记忆会出错，我的笔记本和记录一切的职业习惯也不可能骗我。

但黄先生却如此笃定地嘲笑道：“是吗？你真的相信，自己不会被眼前所见的表象所骗吗？”

他轻咳了一声，开始说话。

“在背面的时候，你也这么自信。”

“你到底想说什么？”我有些厌倦这些不知所谓的哑谜了，果然跟疯子打交道叫人不开心。

“千与千寻……还有她的神隐。”

又搞什么，为什么会突然提到电影？

“是部好片子，我看过。SO？”我的耐心在一点一滴流逝，黄先生自在地理了个懒腰。

“千寻穿过一座普通的隧道来到了新世界，但那座隧道是现代的人工造物，它本身并非‘边缘’，然而从结果上说，她却来到了另一个背面——如同前述的那只蚂蚁。”

“你不会想用虚构的动画电影来支撑自己的观点吧？”我说，“这

可实在太没说服力了。”

“电影是艺术，建筑也是艺术。身为建筑师的我，本身也是艺术家。用这种方式，不过是让你更容易理解罢了——至少，你知道了名为‘神隐’的传说。”

神隐。

通常形容孩童神秘消失踪迹，莫名其妙音讯全无。但那不过是生产力不发达的旧时代托词罢了，失踪通常意味着意外和死亡，仅此而已。

“大部分时候，你说得没错。”黄先生点头，“但哪怕在如今这个科学昌明的时代，它也终究未能全然绝迹。当远行的人们消失在目送的视线中，谁也无从猜测他们下一刻会前往何方。”

说到这里，黄先生显出一丝意兴萧索。

“三年以前，我曾目送即将毕业的几个学生前往拉萨旅行，但他们一去不返。行李、衣物和其他杂碎被发现遗弃在戈壁滩的营地上，连接着蓄电池的电脑甚至还未曾关机，屏幕上写了半的游记文档。如果他们真的死了，那我至少可以安心悲恸。但截至今天，他们仍然只是失踪——没有任何征兆的离奇消失了，没人知道他们去往了哪里。他们是最青睐的人，自那以后，我无时无刻不在想念他们，思索他们失踪的缘由。这令我陷入无比的苦闷，但突然有一天，我想我找到了答案。不，不止是答案而已……我发现了世界的真理竟然如此简单！”

我下意识地看了看桌上静静放着的小纸条。

没来由地，想起了前些年的一桩飞机失事，我的心情不由变得复杂起来。

——我该以这种纯主观的幸存企盼而对黄先生的歪理邪说妥协吗？

该幻想那些神秘消失踪迹的人们，其实在我们所不知道的地方好好活着。就像那只懵头懵脑，在莫比乌斯环上悄然跨过无形边缘，在

正面与背面之间轻松爬行的小虫？

我感到自己的头脑开始混乱，而黄先生，正微笑着看我。

“给你表演个小魔术吧。”

黄先生看着我的脸，不知为何我觉得他的笑容让人毛骨悚然。

“继续之前的话题，我再说一次——‘是吗？你真的相信，自己不会被眼前所见的表象所骗吗？’”

真是够了，把我当傻瓜么你这疯子！寻开心就到此为止了吧！

正要开口，黄先生却已经抢在我前面。

“‘我当然不会被骗，因为我会记下一切经历作为日后提炼素材的资源。’”

“‘等等，你怎么知道我会这样说？’”

“‘可别告诉我，你又每句话都听过了？！’”

这三句话都是黄先生说的，可明明每一句都在我脑海中酝酿，等待开口！

第一句被他说出时，我尚且冷静，正准备说第二句；

第二句被他抢先说出时，我极力保持冷静，虽然已经感觉不可思议；

紧接着，第三句，我终于无法再安慰自己。

语境上合理就算了，总不至于连想法都一个字不差吧？

但还没完，远远……没完。

之后，黄先生还在笑着。

一边笑，一边说话。

第四句。

第五句。

第六句。

之后的话在我耳中已经尽是一片模糊的回音，听不清了——毕竟，此刻我的脸已经煞白，更糟糕的是，因为他的话和我脑中的想法混淆了起来，我甚至开始觉得自己不太能分辨客观现实和主观想法。

朦胧中我依稀记得自己从座椅上滑落下去，身后的大门轰然洞开，医生们冲进来扶起我，三步两步便将我拽了出去，而房间里，黄先生的大笑却越来越刺耳。



我醒来了。

大汗淋漓，额头发冷。

“你没事吧？”联系我采访这里的医生朋友坐在床边，担心地说，“我开始觉得自己答应你的请求帮你协调这件事是个错误了。”

“不，不……没有这样的事。”我摇头，“只是连我自己也没想到，你平时打交道的这些家伙会如此有趣罢了。”

“希望你不要逞强。”

临去之前，朋友告诫我。

暗暗伸手攥紧裤兜里那已经被我的汗水浸湿的纸条，我摇了摇头，示意朋友放心。

“我没事……我是说，我没疯。”

回去之后的几天里，除了思索这条小纸条的秘密，我还调查了大量关于黄先生的资料。

作为一位前著名建筑设计师，他的公开资料还是非常多的。

从业数十年来，虽然他的地位和声誉稳步提高，不过真正一鸣惊人引起艺术界的注意，要从三年前的一件作品说起。

那是一座从美学角度和实用角度上来看都非常奇妙的大厦，充斥着循环往复不知所谓的曲面变换，虽然我不太懂这个，但连外行人都能“觉得厉害”，能借此出名想来也是意料中的事。

自此以后，他便一发不可收拾，将这种混沌扭曲的风格发扬光大，卓然而成大家。

至此为止，我都像在看一份成功人士的光辉简历——和精神病患者没有任何关联。

而足堪讽刺的是，他的陨落，也同样来自让他声名鹊起的那一座建筑。

在这座建筑中发生了离奇的失踪案，一而再，再而三。

这些毫无头绪的案件搅得警方焦头烂额，失踪的人从国籍到性别乃至社会关系，都毫无交集。事情查来查去，除了唯一的共同点——最后一次有人见过他们都是在这座大厦内，再没有其他破案方向。

当然，黄先生只是个设计师，原本就算在他设计的楼宇内发生了案件，跟他也不会有任何关系——就好像杀人砍人总不能追究菜刀制造商的责任一样。

但问题在于，在警方的传讯中他的表现不寻常。

“那么，究竟有多不寻常？”

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正在医院里和我的医生朋友喝咖啡——网络并非万能，很多事还是要亲身采访当事人才行，尤其是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内幕消息。

“本来嘛他只要提供一些建筑图纸啊、设计理念啊之类的基础信息就行，谁也不会怀疑到他头上。”

医生朋友耸耸肩，似乎也是百思不得其解。

“可你猜他老人家说啥？”

“说啥？”我被他吊起了胃口。

“嘿，他说，他知道消失的那些人在哪儿，不但见过他们每一个，还是他亲手把那些人送到了现在待着的地方。你看，这明明没关系的事儿他偏要往自己身上揽。他既然硬是如此坚持，警方也实在没办法，只好以嫌疑人的身份逮捕他了。但那毕竟是疯话，也没多仔细审问，就直接送到了我们这儿——谁知道还能不能治好，照我看他那样儿，悬。”

顿了顿，朋友苦着脸笑道。

“——甭管怎么提问，丫除了摆弄那破纸条，硬是啥有用的也不告诉你。”

“啧……”我还有点儿不死心，“有用的不告诉，那没用的呢？”

“没用的？那可就多了，所以最后把他送我们这儿来了呗。”朋友的咖啡喝完了，站起来伸了个懒腰。

临走之前，他这么告诉我。

“那老疯子，说那些家伙去了‘背面’。”

“……背面？”

我轻抚着口袋中的纸条，若有所思。



再次见到黄先生的时候已经过了好几天，不出意料，他还是沉迷在自己可笑的剪纸游戏里。

但我却有些笑不出来了。

“黄先生。”向他打招呼的时候，我决定单刀直入，不多费时间了，“我们现在，是在正面还是背面？”

蓦地，他猛地抬起头来盯着我，癫狂的神态一扫而光，目中精芒

乍现！

我被他看得害怕，却没想到他看着看着，忽然又笑起来。

“嘿……终于碰见了聪明人吗？”

如此呢喃着，他舒缓着身体，慢慢靠在了椅背上：“那么，我或许也没更多必要……待在这里了。”

说着他就想走，但最终还是被我叫住。

“等等……哪怕一丁点也好，请再多告诉我一些！”

“真正的聪明人应该自己去思考领悟，你离答案已经很近了。”

他笑着，“等你明白过来，我和我的学生们……不，应该说我们大家，许许多多你知晓或不曾知晓的人们，都会在‘背面’等着你。”

黄先生不再理会我，径直打开通向病房的门，消失在了我的视线中。

我怔怔追上几步，病房中只有个陌生的医生靠在墙边，抬头瞟了我一眼。

“黄先生……他？”我感到有些不对。

“不是在屋里和你说话……不，‘取材’吗？”医生说。

这时，我终于意识到了。

黄先生他不但消失在了我的视野里，也同时消失在了所有人的视线中。再也没有人看到过他。

仿佛蒸发于空气似的，又好像从一开始就从未在这个世界上存在过。



“你在跟我开玩笑？！知道不知道为了你那愚蠢的取材，不光老子，连毫无干系只是刚好路过巡房的的老胡都留用察看？！啊？！”

黄先生消失案惊起了监狱系统的轩然大波，我作为事件的肇始者当然也接受了反复严格的调查——但这真的和我没关系，最后的处理

结果是，居中协调的朋友和这位“适逢其会”的倒霉蛋儿老胡不幸背了锅。

我对此十分歉疚，于是今天请他出来吃饭，顺便跟他扯扯黄先生这事。

当然，这事儿他一听就得炸毛。

好不容易安抚他坐下，我开始跟他解释我的猜想。

“我想，黄先生其实不是消失，他还在这个世上，只不过是‘背面’。”我说。

“得，他大大咧咧玩失踪，现在换你疯？想来我这儿长期住宿的话记得先犯罪被捕啊，监狱附属医院的位置也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占的。”朋友没好气。

但我仍然没放弃，苦口婆心劝了半天，朋友最终还是冷静了下来。

“得得，处分也背了，你就说说吧，好歹让我烦心也烦个明白。”他说。

我深吸了一口气，问：“你知不知道，莫比乌斯环？”



黄先生曾说过，世界就是个莫比乌斯环。

不知是肇始于何时，或许就是从三年多前他的学生们离奇失踪开始吧，他经过漫长痛苦的思索，终于像是顿悟了什么似的，开始在研究建筑学的过程中疯狂地痴迷这种结构，并将其运用到了自己的设计中。

循环往复、自然优雅的曲面结合，令人赞叹，他也由此一炮而红。

但这设计美则美矣，却只不过是他实践自己狂想理论的小小实验罢了。

其实从那时起，他已经相信着这个他口中如莫比乌斯环般的世界，有某种方式能跨越原有的“边缘”。

而在边缘的另一端，便是世界的“背面”。

黄先生坚信着，自己能在那里和失去联系的学生重逢。

我随便拿了张餐巾纸撕下一条，向朋友讲解。

“你看，这张纸的正反面是有边缘的，如果不通过边缘，用笔在其中一个面上无论怎么写写画画，也到不了它的反面。”

“嗯。”朋友点头。

“但如果这样呢？”我将纸条首尾对接，并将其中一面翻转，把笔交给朋友。

“在上面画一笔。”

他依言而行。

然后这一笔便画了下去，一直一直，一直一直，没有尽头，轻松地穿过两面，却根本碰不到边缘。

“这……？”

朋友有些吃惊了。

“你可以想象，如果一只蚂蚁爬在纸条上，它只要如你的笔迹般在这个平面维度上不断爬下去，就可以在纸条的正面和反面来回穿梭且不穿过边缘的界限。如果蚂蚁都可以做到，我们人类凭什么不行呢？”

“黄先生觉得这是世界的真谛，于是孜孜不倦地寻找着他所认为的真理。我们一直认为他是个疯子，可目前看来，他可能真的不是荒谬的疯子而是一个天才。”我顿了顿，对接下来要说的话，自己都觉得有些灰心丧气。

“至于我们，只不过是无法理解天才的凡人。”

“这怎么可能……”朋友喃喃着，“难道真的如你所说，世界有正面和背面？”

“还不止如此。”我叹了口气，“黄先生认为，除了空间的连续性，时间也是连续的，就好像你刚才画在纸上的这条线，它流畅地从正面画到了背面，穿越了世界的两个面，然而它只是区区一笔。所以他知道我迟早会去找他，知道我会对他说什么——在他看来，时间和空间都是非线性联系的，更复杂的判断要求助拓扑理论和其他更深奥的知

识。但是很遗憾……在向我讲解他更多狂妄的思想之前，这位可能打开了新世界大门的先知已经独自离去，丢下了对此尚且茫然的我们。”

朋友看着我有些发愣，其实我自己也觉得头晕脑涨，毕竟这只是我从黄先生的言辞和行为中总结而来，并非自己的独创发现。

对视了良久，朋友终于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虽然我还没有完全听懂，但我不再认为你疯了。姑且就答应继续帮你联系监狱方面吧。或许世界真的很奇妙，那些疯子——好吧，说不定真的是一群先知——掌握的真理，可能比治疗他们的我还多。”

这正是我此次和他会面的目的，见他终于松口，我自然千恩万谢。

——我的事业才刚开头，不能因为一个黄先生的捣乱就因噎废食啊。

正庆幸着，一位漂亮的女服务员朝我们走来，在桌上放了一张便签纸。

我颇感奇怪地看了她一眼。

“清理留言箱的时候，发现了这份留言——虽然不知是多久以前留下的，但注明在今晚这个时间，交托给这张桌上的客人。”

女服务生有些紧张地摆摆手：“虽然觉得有些莫名其妙……但里面内容我没偷看噢。”

我拿起对折的便签纸，展开。

里面只有一行潦草的字迹。

“你的医生朋友说得没错。黄之望”。

我看了看医生朋友，他接过便签纸，同样回看了我一眼。

忽然之间，我们都没有了继续吃饭的心情。